



一株龙血树

■ 余文飞 (云南)

隔壁的单位新找了好的办公地点搬走了。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了，遗下一盆盆栽在办公室里。有一天我不经意地从窗外向里瞥了一眼，那株盆栽长时间无人浇水，叶子已经发焉，干瘦卷曲，无力地垂了下去，宛若一位迟暮的老人，蹲在角落里打着盹。也就是这一眼，我不禁心里一颤，想起母亲生前曾唏嘘着说过邻居的一个老人，在稻草堆下蹲着晒太阳，蹲着蹲着一歪头就老去了。我开始为着这株可怜的植物心伤不已，每次走过窗前都要扭头看看它，偷偷地趁人不注意使着暗劲推推门，有几次甚至有破门而入给它浇水的冲动。

空了的房间总算有一天开了门，是大院的保安，许是进行例行的安全检查，我看见他探着头里里外外地把那些电线、网线、门窗看了个遍，然后接了个电话，应着声，随手“砰”地关上了门，急匆匆地走了。老旧的门锁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意，保安走后，一阵风来，门儿扭扭捏捏地开了条缝。门没有锁上，我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给那盆可怜的盆栽送去了一盆水。以后的一段日子，我偷偷地把门锁的小锁拧住，用一张折叠好的旧报纸塞住门缝，把门掩住。每天都挨

到政府大院的人们下班后，人走得七七八八了，偷偷地打开门，给它浇浇水。不几日，盆栽焕发了生机，叶片舒展开来，葱郁起来，绿油油地煞是养眼。

有一天，我照例习惯性地从窗外看看室内，却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盆栽不见了，角落里只留下一圈摆放花盆印下的印迹，像一只巨大的眼珠子瞪着我。我也顾不得避嫌，赶紧去推门，门锁上了。我怔了良久，便发疯地四处探看。忽地，我看到在走廊的尽头，那株盆栽正端端正正地摆在那里，亭亭玉立的它宛若一位久违的红颜知己，让我眼里渗着幸福的泪花。

下班时路过大门口，那位年老的门卫冲我诡秘地笑笑。我霎时明白了，他定是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，偷偷地帮我把那盆已经无主的盆栽移了出来。我十二分地感激他，每天上下班只要看到他，都主动地和他打招呼。

盆栽在我的悉心照料下，日益健壮起来。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，两场灾难接踵降临了。先是一天夜里的肆虐的狂风暴雨验证了我一夜的担忧，走廊尽头没有防护的盆栽遭到了浩劫，被风雨拦腰折断。看着倒伏在一旁的上半截，我心都碎了，只是默默地把它扶起来，它又

无力地倒下去。如是几次，我忽地愤怒得像个刽子手，扯下缺口处那丝丝缕缕的粘连，通通地走到楼下，把上半截狠狠地抛进垃圾桶。失去了上半截的葱翠，下半截屈指可数的几片老迈的叶片显得有些无精打采，我默默地给它浇水，却偷偷地猜测它会在某一天无声无息地悄然死去。那些日子，我疯狂地听着一首旭日阳刚撕心裂肺的《春天里》：“……如果有一天，我悄然离去，就把我埋在，埋在春光里……”

就在我心情沮丧到极点的时候，盆栽的断口处忽地冒出一抹嫩黄，我揉揉眼睛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，确实是一枝新发的嫩芽。我兴奋不已，赶紧把它抬到办公室门口的水池边，加着倍地悉心照料。

我的冲动又一次害了它。水池上方有个通风口，是直通顶楼的门户，老旧的办公楼建于八十年代末，当时没有建隔热层，每逢酷暑，办公室像个桑拿室。单位领导和政府相关部门交涉了许多次，总算答应给我们装隔热层。没有预先通知的安装该是在一个双休日完成的。星期一上班，拐过楼道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心跳加速，只见水池处一片狼藉，水泥

渣，黑脚印，磕磕碰碰在墙上留下的白点黑点像一只只嬉皮笑脸的眼睛。我脑袋哄地一下大了。那盆可怜的植物萎缩在一旁，那些硕果仅存的绿叶沾满了水泥浆，灰头土脸的，那枝已经有些嫩绿的嫩芽掉落在一旁。盆栽死了——我的感觉，我对它的心死了——我的直觉。我机械地把它搬到走廊尽头，一天……两天……一连几天……一个多月，我不爱说话，机械地上班，下班。动不动就发些莫名的业火，妻子抱怨我是不是吃了火药了。当独自躺在床上时，我这样想着，是的，我吃了火药了，等着谁在我的七窍里装上弹头，我要把那些不珍视弱小，不关注生命的人通通枪毙。

到走廊是个偶然，我已经悄然把这地方列为禁区，我十足的伤心地。那天有人在楼下急火火地叫我，我跑过去应答。一低头，却看到那株植物顶端多了两抹嫩绿，是新发的嫩枝，我差点惊呼起来。时间的小锤敲敲打打，那些水泥浆块又怎经得起敲打？不对，该是那几片叶子用血和泪的冲刷，荡涤掉了那些污垢顽渍，又一次把绿色和希望凸显。

我像朝拜者捧着一个圣物，这次，我忽地挺直了腰

板，径自把它端到我的办公室。怎样照顾，怎样呵护，现在都是多余的言词，对我，对读者。反正现在它已经是我办公室里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在白墙、红窗、林立的书刊、促狭的桌椅之间，它始终保持着一抹翠绿，新吐出的三枝新芽，顶端的两枝已经一尺多高，断折处的伤疤早已枯黄，和新芽相映成趣，有一句诗定然可以为它颂——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却得有些加工才好，“枯树身上又逢春”。

因为敬畏，我一直都在查找它的名称，问了许多人，要么不置可否，要么吱唔不出个所以然，终于在网费尽心思，比对了许多图片，找到了它的名称，它是一株龙血树，又叫不才树，说是因为材质疏松，树身中空，枝干上都是窟窿，不能做栋梁；烧火时只冒烟不起火，又不能当柴禾，真是一无用处，所以叫“不才树”。“不才——不才”，感觉有些牵强，做不了栋梁与柴禾，做一抹朴实的绿，装点着这个浑天黄地世界，功莫大焉。我便喜欢龙血树的称谓，对不才树的叫法嗤之以鼻，坚强的生命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崇敬？

希望

■ 杜立钧 (湖北)

虽然母亲已离开我们几年了，但每年元旦我照常回农村老家看看。

行进在原野上，阳光灿烂，清风习习，远山松竹苍翠浓密，满畝庄稼生机勃勃！

想起往日元旦，我一跨入老林冲，白墙瓦房依稀可见，屋面香烟袅袅……母亲听说我要回家，就早早准备一些腊肉、豆腐粑、青菜等，迎接我们。

那时每每走进老家，更多的是看见母亲两脚忙忙走，双手不停地干着各种家活儿，希望“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”：她从缸和锅舀几瓢猪食喂猪，拿刀剁碎菜叶吆喝鸡呀鸭呀觅食，捡几坨骨头或鱼刺呼唤猫呀狗呀来抢吃……母亲非常勤俭，农家过日子喜欢饲养多种家畜，丰富餐桌食物，甜甜蜜蜜享受新时代农家生活！

有时候，我元旦加班，只能翌日或第三天回老家。上午九、十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田园时，我才到家。一般家门紧锁，只有鹅呀嘎嘎

欢叫，鸡呀扑腾活动，猫呀上窜下跳，猪呀躺着睡懒觉晒太阳……

我深深地知道，母亲下田地干农活去了。与湾邻一打听，母亲是挑着粪桶出门的。我从屋旁拿起一张粪锄，急匆匆去了责任田。慢慢走近，看见母亲正躬着腰，给油菜松土锄草，有的草茎挨着油菜长在一起，争抢阳光和养分；我看见母亲蹲下腰，左手护着油菜苗，右手用几根指头牢牢握住草茎，将草连根拔起，消除这“捣蛋鬼”。

母亲脚穿胶靴，在泥田里深一脚浅一脚挪动脚步，小心翼翼给每一棵油菜的周围扯完或锄完草，再给油菜松松土和轻轻挖一个小沟，为的是给油菜“冬日进补”施肥。我是男子汉，便拿起扁担和胶桶，挑起田边的粪桶，到附近溪沟边舀满一担水；我使用浑身力气将水挑回油菜田，从蛇皮袋舀些复合肥，放到粪桶搅匀，再用胶桶将肥水点在一棵棵油菜沟里，肥水“渐渐”嵌入土壤，

油菜像喝着蜂浆般惬意地摇头扭腰，感谢母亲的栽培！母亲继续锄草打沟，我一担担挑水施肥……

“恩往下流”，母亲精心做的午饭很丰盛，我们吃着没有污染的农家菜，非常舒服！母亲一个劲儿给我夹菜，我劝母亲自己多多享受点，保养好身体；而我每次都吃得肚儿圆圆的。

吃罢午饭，母亲吩咐我和她各用一担箩筐或大箩筐，把大场边她早晨用猪圈的粪和草木灰搅拌均匀的肥料，一担担挑到油菜田。母亲用她那那满厚茧的粗糙手，抓起草木灰肥，一把把送到油菜沟里。我随后用锄头将土坷垃掩盖灰肥和油菜沟，让它们偎依在一起茁壮成长！

第二天，母亲又带着我，像呵护婴儿一样，给小麦细心锄草、爱心施肥。母亲说，今冬好好把庄稼苗料理好，开春油菜小麦一个劲儿往上长，五谷丰收才更有希望。家中有粮，全年心儿不慌啊！

天籁之音

■ 澄清 (江苏)

幼年有一次与伙伴们玩捉迷藏，一头钻进麦田，秧苗特有的清甜的气息顿时直冲鼻底。就势卧倒于中，不多时腋下腰上就爬满了认识与不认识的小虫，痒得我禁不住咯咯的大笑起来。

伙伴们闻声寻来，情急之下我就伸手进衣捏那些虫子。伙伴们不见目标，焦急地在我附近观望寻找，我正暗暗得意间耳边却忽然响起一阵清脆悦耳的虫鸣，仔细一听却是我身边的蚯蚓、蚂蚱、蟋蟀等发出的，啾啾啾，虽不成曲调，却能和身边的大自然充分融合，十分好听、耐听。

蚯蚓会唱歌！我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声地报告着这一惊人的发现，伙伴们相奔而来，我们都忘记了游戏，一齐去聆听那美妙的牧野交响曲。天呐！这日日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田地里，竟会有这么多参差不齐，音律奇妙的声音。

我们听着，分辨着，竟有

十几种之多。那个春天的晚上，我们都沉浸在优美且妙不可言的田园鸣奏曲里。

时光风一样从我心头掠过，不觉间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孑然的我在陌生的城市中默默拼搏挣扎，却一度闻不出了花的清香，听不见了鸟的鸣唱……只自顾在日月和时间中疾走。虽也热闹生动，却再无听田园鸣奏曲那般有趣有味了。

偶尔和自己对对话，有时也就什么都放淡了。这时我就悠悠地去郊野闲走，一路风吹如水，泥土的气息让我陶醉；远处斜阳如花，云起云落……

在这壮观平淡的静谧之中，心底涌起共鸣，这就是天籁啊！蓝天白云、清风明月、春华秋实，皆是自然的琴瑟，一叶一花一草一木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演奏着生命的旋律，看似平静却意蕴深长。

天籁，原来就是自己心底期待的声音。